

《五台山》(一名:《五台会兄》)

主要角色

杨延德: 净

杨延昭: 老生

老僧: 外

情节

北宋杨家将，父子兄弟，一门外为国戮力。金沙滩一役，散亡殆尽，所存者仅四郎延辉、五郎延德、六郎延昭三人而已。而延辉、延德，又一则没入萧邦，一则代主披剃。故令公殉国后，惟六郎一人，继父执掌兵事，镇守三边。一日六郎为番兵所追，单身独马，几不得脱，时已向暮，经过一山，见山上有一佛刹，遂敲门入避，以失路借宿为名。幸山僧慈悲，引之入别室安顿。至夜分，六郎正忧虑不能寐。忽一莽头陀酩酊归，冲门入，疑寄宿究非善类，入室盘诘。六郎不即应，莽头陀性本急躁者，怒甚，几至用武。既而彼此闻语，均觉乡音颇熟耳，各注意细诘邦族，始知莽头陀即五郎延德。盖此山即五台山也。弟兄相逢意外，悲喜交集。正语间，忽闻追兵人马声至，遂赖五郎下山杀退。六郎方得安然出险，挥泪而别。

注释

按剧本中所言，六郎此行系搬请令公尸骨而归。

此剧刘永春颇擅演，永奎虽亦不恶，然不逮远矣。

根据《戏考》第七册整理

(杨延昭上。)

杨延昭	(白)	休赶吓休赶！
	(二黄摇板)	踢破玉笼飞彩凤， 扭断金锁走蛟龙。
	(白)	俺，六郎延昭。奉了母亲之命，来到北国，搬请爹爹尸骨，尸骨到手，就此马上加鞭。
	(二黄摇板)	天波府奉了母亲命， 搬请尸骨走一程， 催马加鞭往前进， 只见红日往西行。
	(白)	来此已是五台山，看天色已晚，不免在此借宿一宵，明日趨行。待我上前叫门。 门上哪位师父在？

(老僧上。)

老僧	(白)	嗯哼。
	(念)	扫地恐伤蝼蚁命，爱惜飞蛾纱罩灯。
	(白)	是哪一个？
杨延昭	(白)	吓，师父。
老僧	(白)	吓，原来是位壮士。你从哪道而来？
杨延昭	(白)	我乃远方来的，行到此间，天色已晚，在宝刹借宿一宵，明日早行，望师父行个方便。
老僧	(白)	我们出家人慈悲为本，方便为门，将马带进来。
杨延昭	(白)	是。
老僧	(白)	客官，你用些什么？
杨延昭	(白)	只用孤灯一盏。
老僧	(白)	待我取来。
(老僧取灯。)		
老僧	(白)	明灯在此。
杨延昭	(白)	我在哪里安歇？
老僧	(白)	随我来。

杨延昭 (白) 就在此地。
老僧 (白) 师父请便。
杨延昭 (白) 是。吓，壮士，我有一徒弟，情性不好，壮士留心一二。
(老僧下。) 那个自然。
杨延昭 (白) 看四下无人，待我将尸骸打开观看。
(二黄摇板) “杨继业尸骨”。哎呀！
一见尸骨泪双淋，
怎不叫儿痛在心。
为国忠良丧了命，
爹爹吓！
奏明了宋天子追封亡魂。
(白) 看天色不早，不免安歇了吧。正是：
(念) 一觉放开心头稳，昏昏沉沉到阳台。
杨延德 (内白) 好酒。
(内二黄导板) 五台山出了家当了和尚，
(杨延德上。)
杨延德 (二黄摇板) 天波府辞别了年迈萱堂。
(念) 刀割连心肉，箭射白莲花。看破红尘路，五台出了家。
(白) 洒家，五郎延德。是我背着师父，下得山去赴牛羊大会，是我打了几套拳，要
了几套棍，那些施主们，赏下大坛的酒、大方的肉，不觉吃得这样醺醺大醉。
(吐) 哇哇.....
(白) 天色不早，不免回山便了。
(二黄摇板) 忆昔当年赴两狼，
狼牙虎口摆战场。
冲冲跌跌山岗上，
紧闭山门为哪桩？
(白) 吓，这老和尚为何将山门紧闭，待我上前叫门。
呔，师父开门来，师父开门来！
(老僧上。)
老僧 (白) 想是小徒回来了，待我开门。
杨延德 (白) 为何这样慢腾腾的，待我打进去！
(杨延德吐。)
杨延德 (白) 哇哇.....
老僧 (白) 哪里吃得这样薰薰大醉？
杨延德 (白) 师父哪里知道，是我下得山去赴牛羊大会，打了几套拳，要了几套棍，施主们
赏下大坛酒、大方的肉，不觉吃得这样薰薰大醉。
(吐) 哇哇。
老僧 (白) 我们出家人，将腌臜东西少吃为妙。
杨延德 (白) 下次改过就是。
老僧 (白) 好吓。将山门紧闭，随为师后面安歇。
杨延德 (白) 是。
杨延昭 (内哭) 哎呀.....
杨延德 (白) 吓，师父，哪里有人在此啼哭？
老僧 (白) 远方来的一位壮士，在此借宿，你不要管他。
杨延德 (白) 远方来的无有好人。待弟子上前盘他一盘。
老僧 (白) 为师盘过了。
杨延德 (白) 待我盘他一盘。
老僧 (白) 不用盘了。
杨延德 (白) 呷，太罗嗦了！
老僧 (白) 阿弥陀佛。
(老僧下。)
杨延德 (白) 哈哈哈！我家师父，本来是个好人吓！待我上前看过。

		来此已是伽蓝殿，待我进去。 哎，那一壮士，从哪道而来，哪道而去？ 他行路辛苦未曾听见，那厢去问。 那一壮士，你从哪道而来，哪道而去？ 待我将他惊醒。 呔，壮士醒来！
杨延昭	(白)	看剑。
杨延德	(白)	你从哪道而来？
杨延昭	(白)	来道而来。
杨延德	(白)	哪道而去？
杨延昭	(白)	去道而去。
杨延德	(白)	哇呀呀。
	(二黄摇板)	连叫三声不答应， 不由洒家动无名。 五台山杀人如戏耍，
杨延昭	(白)	出家人难道胡乱杀人不成？
杨延德	(白)	阿弥陀佛。
	(二黄摇板)	出家人喜的是拜佛念经。
杨延昭	(白)	那一壮士，听你之言，不像此地人氏。
杨延德	(白)	本不是此地人士。
杨延昭	(白)	哪里人士？
杨延德	(白)	大宋朝人士。
杨延昭	(白)	不才洒家，也是大宋朝人士。
杨延德	(白)	哦，师父也是大宋朝人士。我倒要盘你一盘。
杨延昭	(白)	哦，洒家不来盘你，你倒要盘起我来了。
杨延德	(白)	大宋朝有一天波杨府，你可知道？
杨延昭	(白)	你才怎讲？
杨延德	(白)	天波杨府。
杨延昭	(白)	不提天波杨府还则罢了，提起天波杨府，洒家的酒，醒了一大半了。
	(二黄导板)	大宋朝有一个天波杨府，
杨延昭	(白)	天波府尽都是什么人？
杨延德	(二黄原板)	天波府尽都是姓杨人。
杨延昭	(白)	那令公爷官居何职？
杨延德	(二黄原板)	令公爷官居当朝一品，
杨延昭	(白)	原配的夫人呢？
杨延德	(二黄原板)	原配夫人余氏太君。
杨延昭	(白)	太君所生几男几女？
杨延德	(二黄原板)	那太君生七男养二女，
杨延昭	(白)	还有那杨八郎呢？
杨延德	(二黄原板)	杨八郎他本是外姓人。
杨延昭	(白)	那杨大郎呢？
杨延德	(二黄原板)	杨大郎替宋王长枪命丧，
	(哭)	长枪命丧！兄长吓！
杨延昭	(白)	那杨二郎呢？
杨延德	(白)	杨二郎，有吓。
	(二黄原板)	杨二郎短剑下一命身亡。
杨延昭	(白)	那杨三郎呢？
杨延德	(二黄原板)	杨三郎被马踏尸如泥酱，
	(哭)	尸如泥酱！兄长吓！
杨延昭	(白)	那四郎、八郎？
杨延德	(白)	有吓。
	(二黄原板)	四郎、八郎失落在番邦。
杨延昭	(白)	那杨五郎？

杨延德	(白)	有吓。
	(二黄原板)	杨五郎弃红尘当了和尚。
	(哭)	当了和尚！太君吓！
杨延昭	(白)	那杨六郎呢？
杨延德	(白)	有吓。
	(二黄原板)	镇守三关杨六郎。
杨延昭	(白)	那杨七郎？
杨延德	(白)	有吓。
	(二黄原板)	惟有七郎死的苦， 芭蕉树上一命亡。
杨延昭	(白)	你乃何人？
杨延德	(二黄原板)	若问洒家名和姓？ 五郎延德是我名。
杨延昭	(二黄摇板)	听他言来才知情， 原来五哥到来临。 双膝跪在尘埃地， 问声壮士是何人？
杨延德	(二黄摇板)	五哥有所不知情， 小弟六郎到来临。
杨延德	(白)	六弟延昭，六贤弟吓吓！ 一见六弟到来临， 怎不叫人痛在心。 手挽手儿禅堂进， 弟兄对坐叙苦情。
	(白)	六弟不在天波杨府，来在北国做甚？
杨延昭	(白)	奉了母亲之命，来到北国搬请爹爹尸骨。
杨延德	(白)	尸骨可曾到手？
杨延昭	(白)	已经到手。
杨延德	(白)	待愚兄观看。
杨延昭	(白)	是。
杨延德	(白)	"继业尸骨"。
	(二黄摇板)	一见尸骨泪双淋， 可叹你为国丧幽冥。 耳旁听得銮铃响， 贤弟带来多少兵？
杨延昭	(二黄摇板)	并无一兵和一将， 后面追来韩昌兵。
杨延德	(二黄摇板)	听说韩昌发来兵， 不由洒家怒气生。 手拿禅杖下山林，
(杨延昭下。)		
杨延德	(二黄摇板)	洒家一人退贼兵。
(小番上，开打，下。)		
杨延德	(二黄摇板)	杨家与你何仇恨， 苦苦追赶为何情！ 退罢贼兵山门进，
(杨延昭上。)		
杨延昭	(二黄摇板)	五哥可曾退贼兵？
杨延德	(白)	那贼已退，快快下山去罢。
杨延昭	(白)	遵命。
	(二黄摇板)	辞别五哥下山林。
杨延德	(白)	转来。
杨延昭	(二黄摇板)	五哥有话快讲明。

杨延德 (白) 此番回去，多多拜上娘亲，就说愚兄不孝了。
杨延昭 (白) 呀，五哥随小弟回去，见过娘亲，再来出家也还不迟。
杨延德 (白) 哎呀，六弟吓。自古道出家容易回家难，快快下山去罢。
杨延昭 (白) 遵命。
(二黄摇板) 辞别五哥跨金蹬，
不分昼夜转回营。
(杨延昭下。)
杨延德 (三叫头) 六弟！延昭！哎呀！六贤弟吓！
(二黄摇板) 一见六弟下山林，
叫人难舍又难分。
迈步且把山门进，
从今后在禅堂拜佛念经。
(杨延德下。)
(完)